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十九編

道德小說

一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本理學博士箕作佳吉原著

動物新論

山陰杜就田

合譯

上虞許家慶

定價大洋一元

山陰杜亞泉校訂

全書二百七十餘頁洋裝一冊

吾人廁身自然界中。而欲自知其所處之位置若何。必當先就各種動物悉心推勘比較而後得之。且其體軀之構造生活之方法。與人最近。一一詳求。皆可借鑒之。而爲吾人開智之具。現在坊間所出之動物學。以教科書居多。而備爲研究參考之用者。尙未多見。是書原本。係日本箕作佳吉氏所著。採擷達爾文、赫胥黎、奈端、赫智爾、諸名作。參以己意說理。既新穎而措辭極有興味。更佐以精圖多幅。全書共分十五章。第一章。論自然界。第二章。論生物界。第三章。論生物之數。第四、第五、第六章。論動物之種類。第七章。論動物分類之原理。第八章。論動物體之解剖。第九章。論動物體之組織。第十章。論動物之生殖。第十一章。論動物之發生。第十二章。論動物之生長。第十三章。論動物之分布。第十四章。論動物之體色。第十五章。結論。卷末附錄以明生理學在普通教育上之位置。及謹告自修博物學者之忠言。自來讀科學書。每苦其義理奧衍。讀小說家言。則一氣卒讀。樂而忘倦。是書長處。實能以小說之興味。紹介精深科學於讀者之腦中。終卷而後。猶覺醞釀有餘味焉。

序

正直者社會之美質也。欺詐者世界之變相也。世道日壞。人心日偷。欺詐之術百出。蠅營狗苟。惟富貴之是貪。遑計乎義不義。雖身敗名裂。亦所不惜。攘往熙來。獵取富貴者。莫不肆其欺詐。以與正直者戰。於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遂釀成一欺詐之世界。於是乎輿論雷同。變其名曰權術。而目正直者曰拙。曰鈍。曰迂腐。然則世道人心。顛倒繆盪。至此極矣。尙可救乎。蘭言主人慨然歎。瞿然起。欲提倡而改良焉。特注意於小說。大開幃幙。以歐美日本之可師可法者。盡獻於同胞。或有憾其入人未深。導流未暢。乃以文言道俗。燭世態而牖鄉愚。惜乎道德一門。猶闕如也。乃取英人所著之伯爵之女一書。口譯而囑老鈍演其義。病其名晦。易之曰一束緣。藉此警戒婦女貪憎妬嫉之心。則庶幾乎講求家庭教育。母儀婦德。羣焉日臻。他日奪社會欺詐之機械。樹以正直之旂幟。駸駸乎一國道德之風。從小說發端。卽從一束緣濫觴矣。嗟乎。或有譏今日之過渡時代。謂西方之公德未吸。東方之私德反漓。故導虎作倂。引

狼入室者有之。惟外是媚。惟利是圖者有之。狐假虎威者有之。甘爲鷹犬者有之。獵取浮名。借爲捷徑者有之。不恤人言。縱客壓主者有之。甚至殺同胞之身命。攘同胞之衣食。而後甘心者有之。得非世人所謂權術耶。而何以沈溺於富貴之中。顛倒繆盭。一至於斯耶。是書之出。其能喚醒此黑闇世界之欺詐社會否耶。我不禁蹙然悲。畢然望已。

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江東老鈍序於海上

目次

第一回

投村託蔭

第二回

航海飄蓬

第三回

舊巢卜宅

第四回

孽海生波

第五回

指石尋盟

第六回

背燈變卦

第七回

贈書漏機

第八回

返旆驚耗

第九回

尋女得音

第十回

巧言飾僞

第十一回

魚目混珠

第十二回 蛾眉用意

第十三回 牀前一諾

第十四回 鏡下尺書

第十五回 徙居圖脫

第十六回 發簡燭奸

第十七回 殺機日逼

第十八回 魔障冰消

第十九回 香埋玉玷

第二十回 花好月圓

道德
小說

一束緣

第一回

投村託蔭

英國呢望省。有一個村莊。名叫蝶彈兒。四面都是叢樹圍繞。稻田草地。遠近參錯。當中有一道河。從那佛拉司江的分派到此。合流經過。這村邊隱隱約約的一抹青山。斜插海中。這莊上的居人。都是忠厚樸實一派。他們所最關心的事。無非是課晴間雨。同那種植等類。這地方幽僻。外人遊歷不到。離火車站道又遠。屋舍三三五五。自成村落。也有屋邊倚着一棵梧桐的。也有房屋藏在花園裏。一半露出外面。這裏最好的地方。叫做草田巷。那巷十分寬闊。兩面路旁邊種着些矮樹。還夾些雜花。到了夏天。那一種蔥鬱之色。令人心地清涼。巷底裏有一所小屋。環窗都種的玫瑰木香。花開時候。香氣襲人。左近有極高的栗樹。又有一道小港。流水的聲音。輕脆可聽。有一天。將近黃昏。來了一輛破敗馬車。中間坐着一個少婦。懷裏抱着一箇嬰孩。馬夫

停了車。便問江夫人的住處。從旁有人指點他。現在羅士麥宅裏。那少婦叫馬夫把車子暫停這邊客店裏。約定十點鐘回來。自己抱了嬰孩。轉身就走。急急忙忙向那草田巷裏去。到了巷底。就在那橫臥着地的大樹上坐了。畧一顧盼。那嬰孩也驚醒了。低下頭去。在那嬰孩的額上吮幾吮。露出一種憂愁疼愛的形狀。把嬰孩放了下来。對着他道。想必這裏就是你的生路了。像這樣地方。我還不放心麼。又把他抱了起來。走到那小屋門前。輕輕的叩上兩聲。那門開了。走出來一個一身素淨滿面慈善的婦人。是個極和平快樂的形狀。就是方才少婦所問的江夫人了。開口便道。阿呀。想不到麥加來小姐會來了。少婦道。我爲了這個孩子來的。除了你。沒有可以寄託的人。江夫人就向他懷中接抱過來。再移了一張椅子。讓他坐了。少婦道。我不能多耽閣。讓我多抱一歇罷。又把那嬰孩抱了過去。江夫人道。我怎麼還叫你小姐呢。想到當年。我伴你時候。還在眼前。你倒已經生了孩子了。少婦道。我已經歷過許多境遇了。這說話的時候。那面上就現出一種悲苦的形狀來了。道。我所經歷過的景

況。好像在戲場上一般。說到這裏。那眼淚就像斷串的珠子。點點滴滴直滾下來。江夫人道。你且歇一歇再說罷。隨卽走進去。安排茶水。那少婦抱了嬰孩。坐在椅子上。把臉貼在那嬰孩的額上。輕輕的說了許多極疼愛的話。這種話真是碎心刺骨的。江夫人捧了茶來。那少婦畧飲了一口。那些糖果點心。那裏還喫得下。江夫人道。不如請到園裏大樹下去坐談一歇罷。因移了椅子。同到大樹下坐了。江夫人道。你的丈夫到那裏去了。你現在有什麼爲難處。我是你素來相信的人。儘可告訴我。一面說。一面把那椅子移近過來。緊靠着少婦坐定。那知這小孩似乎曉得他娘兒們。將要分離的樣子。躺在他娘懷裏。一動不動。少婦道。從前的話。不必說了。自我父親棄世後。我娘帶我到倫敦學校讀書。到了十五歲時。我娘又亡故了。只剩了我孤單一身。所幸與你時常通信。此外還有什麼人。肯可憐我呢。我想我父有錢時。多往來的朋友。到了現在地步。那裏還有人記念着我呢。我娘沒有死的時候。把我設法在那學堂裏。當了一員助教。也長進了多少學問。我到了十九歲。離了這個倫敦學堂。就

到那西登副將家裏。教他兩個兒子。這西登副將。家住在納福地方。起先西登夫婦。極照顧我。那曉得有一日傍晚。與西登夫人。偶有一件事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有些着惱。數說我幾句。我也只得耐心忍受。待他的兒子睡了。我趁空到花園裏。分種那玫瑰花。一面心上想着自己。忽然一陣傷感。眼淚直滴在花瓣上。和雨一般。猛然擡頭。看見面前立着一個少年。說道。我從遠處來。要來見西登副將的。我就回答他道。西登副將夫婦。每八點鐘見客。你耐得坐等麼。少年道。我等着就是。我此時看那少年臉上。現着極和藹的容色。向着我問道。請問爲什麼事悲傷下淚。我便道。不過想到做人沒趣罷了。那少年便向我再三勸解安慰。這種勸慰的話。一字字打入我心坎裏。我便住了悲淚。但這個少年的姓名。却不能對你說。因我已經答應了他不告訴外人的。江夫人聽了。滿腹狐疑。却不便問他。少婦道。這個少年。我却替他題了一個別號。叫做亞脫兵頭。住在西登副將家裏。過了幾禮拜。向我求婚。並道要彼此秘密。因他幼喪父母。過繼在他母舅家裏長大的。凡讀書用度一切。並將來的指望。都

在他母舅身上。他母舅是英國功臣後裔。現有兩個兒子。長子當承襲的。次子充當海軍職役。他母舅的爲人。極其仁愛。立意要想他娶一個有產業陪嫁的女子。這個好意。又不便顯背了他。所以我們結婚。不得不祕密的。六月裏有一天。清晨起來。天氣晴明。我就辭了西登家的館。到倫敦大禮拜堂。同他行過禮。結過親。我領了他到我家裏。我家在海蓋山。却是一所華麗的房屋。這一年中。相安無事。這一段祕密因緣。也沒有人曉得。人家只叫我做好華夫人。這原是我母閨名。轉眼到了冬令。我生了這個女孩。我夫的軍營。就調到印度去。我本想同行。因醫生說。人地不大相宜。我們夫婦。便從此分離。本擬待這個女孩稍長大些。受得起海面上風浪的辛苦。那時總有骨肉團聚的時候。聽說印度的地氣熱得極。還怕受不住。就是現在。我也舍不得拋離了這個女孩。因我夫臥病。連日信來。催我速去。我的方寸已亂了。現在正進退兩難。有一個熟識的醫生對我說。若帶了這個女孩同去。到不了一禮拜。就要生病的。左思右想。只有寄託你處。你是我素來最相信的朋友。我眼前沒有再比你關

切的了。我心上也沒有再牽挂的了。今日特來求你。我明日就要動身。你能不能擔任。照應這個女孩三年。你能擔任。將來我必重重的報答。

第二回 航海飄蓬

說完了。半晌。江夫人回答道。是了。你放寬心去。我愛護他。比我自己的女兒一樣。願天保佑你到那裏。亞脫兵頭的病。早些好了。少婦接着說道。你的女兒在那裏。讓我見見。江夫人道。我生了這個小女兒。就把你的名字叫他。他爺又改了。叫他列德。現在到鄰家頑耍去了。讓我去叫他來。說着就去叫列德。但見他手攜着一個四歲光景的女孩。面不甚白。雙睛和點漆一般。一頭黑髮都披在肩上。少婦見了。連聲讚道。這女孩可愛得極。江夫人道。我的列德。雖長得甚好。然而我倒替他憂慮。少婦道。我的頭髮眼睛。都是灰色。我這女孩的髮。却是淡黃色。兼且眼睛和藍寶石一般。不曉得外人見了。怎麼樣說。我看了實在可愛。一面說。一面將女孩放下。這女孩將近三歲。與列德比較。覺這個女孩弱不勝衣。如蓮花出水一般。少婦道。現在我們三個人

都叫麥加來。保姆。我的女兒。你就叫他做黛茜。又向列德說道。你要同黛茜和好。說罷。兩個女孩牽了手。就到草地上去頑耍去了。少婦就向江夫人道。我給你英金四十磅。待我到了印度。再寄來。我女的日用。請勿吝惜。衣服也須穿好些的。我已經爲他照了三張小照。一張給他父親。一張留與我。還有一張。非今夜卽明早送來與你。另有一只小匣裝着。他父親與我的頭髮在裏頭。說到這裏。就哽咽不復成語了。一面又將手指上的戒指脫了下來。便道。這個戒指。是我夫臨行給我做紀念的。戒指上這顆珍珠甚好。裏面刻的是此外別無所愛幾個字。給了黛茜罷。說至此。便痛哭不止。又哭道。望你好好撫養我女兒。江夫人道。我盡我心。你不必牽挂。少婦道。三年的期甚快。但我想人世上的苦。莫過於死。那曉得我此時比死還苦。江夫人道。將來母女重見。團圓快樂的日子多呢。少婦道。時刻已不早。十點鐘我就要走。只有這半點鐘時候了。讓我再抱他一刻罷。說罷。就抱了黛茜。江夫人攜了列德進來。都到臥房裏面。但見牀上帳簾一色潔淨。少婦抱了女兒。跪在地下。低頭禱祝。求天保佑。我

母女現在分離。說到這句。含着眼淚。將臉兒貼着黛茜的臉兒道。你不要忘了我。我吮汝的額。長遠留着一點熱氣。好教我夢中時時見你。夢中覺着你的嫩手。在我臉上摩挲。我日夜想着你啼笑的聲音。嬉戲的情景。總求天保佑你。說到此。那眼眶中熱淚。便點點滴滴的流在那女孩兒頭上。又輕輕說了無限疼愛的話。那女孩漸漸睡着了。將他抱到床上放好。這時江夫人立在房門口。說道。時候已不早了。少婦道。我的女兒已睡着。我可去了。說了這句。復返身仍到房裏。放輕脚步。走到床前。彎身下去。再吮了幾吮女孩的額。眼中含着淚。嘴裏一種悲慘的聲音。叫着我的黛茜。走出房來。向着江夫人道。我的心已粉碎了。說着。那眼淚直滾下來。襟袖早經溼透。江夫人是個見幾的人。待他悲哀稍住。看他的顏色。已經像紙灰這麼白了。話也說不出來。江夫人就把他的披肩替他披好了。道。我送你到客店裏去罷。少婦道。你不要離開了這兩個女孩。不必送我去。只得俯首向江夫人接吻。行了分離的禮。江夫人覺得他嘴唇冰冷的。吃了一驚。到這個時候。彼此悲慘極了。江夫人忍住了淚說道。

你趁那一隻船去。須把船名告訴我。我這裏的醫生。各種新聞紙都看。我看了好知道。你到印度的日期。少婦道。船名洋后。明日就開駛的。每次船來。我必寄信與你。望你也照樣復我。求天保佑。我三年回來。說着。又哭。江夫人安慰了幾句。少婦走到門口。那脚兒退縮幾步。似乎還想去。看女兒。一種難舍難離的形狀。却被那禮拜堂裏的時鐘。鏗鏘鏘打了十響。他就忍着悲慘。撒手走了。一路流着眼淚。嘴裏還叫着黛茜的名字。向客店而去。到了客店。趕緊乘車而歸。一夜悲泣。眼未交睫。至第二日早起。叫一個送信的人。拿了一個小包。送到草田巷裏江家。江夫人開函一看。是一張黛茜的小照。下面注着一千八百某年六月十六日伊母麥加來寄贈江夫人字樣。江夫人看了甚喜。另外一封書。有種種安排的事。當中有一條。表明黛茜的黃髮。切勿剪去。江夫人就把這封書。同這張照片。拿到書架上。夾在一本聖書裏。那知這一封書。是這部書上一個最要緊的關鍵。這是後來的話。暫且按下。且把那十六年前麥加來緣由。畧表一表。他父名叫史戴芬。是英國南邊一個縣分裏的富商。其父歿

後他就襲了這一分產業。江夫人名叫素珊。是麥加來的保姆。相得甚歡。到了近年來。會少離多。史夫人與麥加來。不時來探望探望。史夫人故後。江素珊嫁了一個表親。是個有體面的行船家。就搬到蝶彈兒住了。後來麥加來嫁了人。養了女兒。也通知江夫人過。江夫人從他丈夫故後。娘兒兩口。衣食恁安。以上的事。已交代明白。再說麥加來。乘洋后船去了。這一節的事。除了江夫人以外。只有一個寡婦麥庚娘子。是麥加來的女傭。曉得。此外就沒有人知道了。麥庚娘子。當時也捨不得離別麥加來。但自己須到美國去。會他的兄弟。就在麥加來動身的下一個星期。往美國去了。若使這個人常在英國。那後來也沒有許多波折了。麥加來自己滿擬到了印度。夫妻見面。再把那寄托女兒的事。告訴明白。那知大海洋裏。失事的船。往往不少。恰恰這洋后船。也失了事。這船中趁了二百多客人。還有貴重的貨物。竟全船沈沒。當這時候。只有脫利騰船。在洋面上。撈着一塊木板。上面有洋后船名。此外無一些影響。這洋后船失事。傳到印度。隔開的日子也遠了。那亞脫兵頭。住這熱地上。況且這樣

病重。魂夢懸懸。日夜盼他夫人前來。照料一切。那知道他夫人遭了這場奇禍。

第三回 舊巢卜宅

此事怎樣傳到蝶彈兒呢。有一日江夫人的朋友。就是那醫生。拿了一張新聞紙。上載着洋后船失事的要聞。送江夫人看。江夫人接來一看。但說脫利騰船。在經緯線第幾度洋面。撈着木板一塊。上有洋后船字樣。大約此船已經失事云云。江夫人看了。將信將疑。心想麥加來這樣溫厚可親的人。竟遭這樣慘劫。這樣的人。竟成這樣了。局麼。抱了黛茜。求天保佑。又發願替他娘竭力撫養。同他親嘴。那眼淚却忍不住。了一陣心酸。便流下來。可憐黛茜尙嬉笑自若。他那裏曉得沒有娘的苦呀。流光冉冉的容易過去。也沒有來詢黛茜的人。也沒有他父亞脫兵頭從印度寄來的信。江夫人因爲不曉得亞脫的姓。也不曉得他在印度住在何處。無從寄信。想着不是因了祕密婚姻。他父不要這女兒。定是其父已故。所以沒有人曉得了。過了兩年。江夫人的愁悶漸漸解了。並不再想有人來接黛茜。心裏愛這黛茜。也不願離開他。且